

## 九坝，装满红军故事

□ 彭继东

红军到坝上时  
他们在墙上张贴标语  
有识字的大声念出来  
“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坝上老百姓看到红军  
有戴眼镜头顶红星的军人  
有些打着绑腿光着脚板  
脚上冰口都流出血来

他们喜欢这支队伍  
每个红军战士都像是

他们的亲兄弟一样

有个叫“花猫儿”的娃儿  
用手去摸战士的枪  
他说红军不吼我  
还给我舀饭吃

红军丢下的绑腿裹满了烂泥巴  
老百姓就洗干净再烘干  
还给后续的红军队队

红军的队伍又出发了  
留下一坝红色脚印

## 留春

□ 吕平

什么时候，燕子把衔回的家  
让给了两只小小的麻雀

渐渐入秋了，山坡上的夕阳  
远远看见它们带着自己的孩子  
欢天喜地围绕在房前屋后

却不知道，已把春天  
悄悄留给了老人

## 题白沙镇 东华古街夜景

□ 刁鼎峰

古街深巷久徘徊  
一路霓虹次第开  
灯火阑珊人不寐  
无边夜色入窗来

## 桂香寻梦

□ 王钟

那条幽曲绵长的小径  
我的足音轻敲了多少年  
桂香满溢的夜晚  
月儿一定很亮很圆

小径的尽头  
荡漾着温情的呼唤  
月光如泉水流淌  
映照出外婆慈祥的笑颜

院落内的藤椅上  
曾经满载着甜蜜的糕点  
那些繁星点点的故事  
在童年的记忆里，萦绕留香

时间编织了一部冗长的梦  
从巷口到院落  
追随着桂香，追寻着月光  
梦醒时刻，我独自坐在藤椅上  
另一张藤椅，空灵而悠扬

## 雪地背影

□ 杨治春

简洁的风景最美，比如雪地  
广袤而洁白  
只是有些孤单，如果配上一个背影  
风景，顿时生动，充满灵气

她如一红狐  
给你最少，只有一个背影  
给你最多，只有一个想象

你无法让她转身  
她有自己雪中行，和  
怀里秘密

她本身就是一个幻觉  
你只能听见她  
对空旷诉说的私语  
和抑制不住的，快乐歌声

## 半生语——梵音

□ 周维学

你驮着轰鸣的笛声  
调着钢轨的弦音  
细雨，喜欢在黑夜  
涂抹大地的倦容

黑夜里，那支闪着光的蜡烛  
黑夜里，握着方向的车轮  
黑夜里，钥匙旋转向右  
黑夜里，思量人生

雨点在屋顶跳跃  
白日的喧哗已被掩去  
洗不净烦杂的心灵  
听，空际的梵音

车轮还在前进  
是谁，在调动时针  
眼睛里，心灵中  
穷究一生的光阴

如果你，愿意留下印痕  
会追逐满天的尘灰  
如果你，把羞匿藏起  
静静地听  
如果你，注定是凡人  
歇不下身  
一帆春意，撑篙人  
拨动湖水的心

## 那一抹红（组诗）

红 岩

阳光打在脸上  
有一丝丝生痛  
有金属的回声  
映照出的轮廓  
坚毅而夸张  
其实就是些普通的石头  
一旦被染上颜色  
就算生命在风雨里走失  
灵魂仍旧叮当作响

墓 园

踩在如茵的草向上  
骨头 嘎吱作响  
像一句句追问  
又像一声声叹息  
把名字嵌入碑体  
就和石头一样硬气  
但在驻足者心里  
却萌动着一场  
不期而至的春意

雕刻时光

一刀戳下去  
一段历史痛得喊出了声  
那些举起的手臂  
犹如举起的旗杆  
渴望在心中流淌  
逆流而上  
用漩涡把时间打一个结  
牢牢系在红船的木楫上

## 山乡广播声声脆

□ 罗邦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我与农村有线广播有着不解之缘，它陪伴我度过了那些艰辛又难忘的岁月，留下了深深的广播情结。

1982年，我高考落榜后回到了江津马宗乡。我家的土墙瓦房坐落于一座叫东宝山的山脚下。山上有根大水泥电杆，上面挂着个大喇叭。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这样的高音喇叭。

乡广播站除了定时转播中央、省市电台和县广播站节目外，也播放一些歌曲和乡政府的通知。乡村有线广播每天开播和结束都有固定时间。乡广播站转播各台站的节目时间，每天也都是固定的。听广播的时间长了，从那熟悉的、或轻柔舒缓或悠扬婉转的开始曲，你就能知道是哪个台站的哪个节目了。不用看看表，你就能从播出的节目知晓当时的大致时间了。

县广播站节目是我非常喜爱的，因为

说的大多是本县的事、身边的事和大家关心的事，听起来亲切又接地气。我常常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听广播，感觉乐趣多多，时间也过得特别快。久而久之，我对乡村广播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了依恋。

听广播成了我的一种爱好、一种生活习惯，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广播节目的时间久了，我心里便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和冲动：广播节目里的新闻我也能写啊！我作为省重点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有较好的文字基础，是不是也可以写写呢？怀着试一试的想法，我说干就干。二舅是我家邻居，他热爱农业科技，实行埂上种稻、沟里养鱼，当年便取得稻、鱼双丰收，吸引了乡里不少群众慕名前来参观学习。二舅还运用从广播节目中学到的种植及养殖技术，积极种植柑橘和桃李等果树，大力发展生猪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养殖，让一家人迅速脱贫致富，成为全乡最早的一批“万元户”。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吗？在那个炎热的夏夜，在昏

暗摇曳的煤油灯下，我构思和写作。一篇千余字的新闻稿《广播迷致富记》就在那个夜晚诞生了。

第二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把稿件装入信封，步行一小时来到乡邮政所，虔诚地将两封满怀希望的信件，送入挂在门外的绿色邮箱里。那以后的几天里，我天天都在热切地期盼着。大约四五天后，江津广播站《农民之友》节目在头条播出了这篇稿件。几天后，这篇稿件在四川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中得以播出。首战告捷，信心倍增。

从那以后，我注重留意身边的人和事，开始认真寻找新闻线索，并利用夜间在油灯下刻苦写作。我用手中的笔尽情讴歌农村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和新风尚，鞭笞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与不文明行为。投稿用稿多了，电台、广播站时常播报我的名字，我这个山乡“土记者”在十里八乡渐渐有了几分名气。一些亲友和认识的人也积极向我讲述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有趣事儿。我掌握的新闻线索和写

## 田坎上的脚板印

式让谷种生根发芽：一种是将谷种撒在用竹条编制而成的“巴寨子”上，然后定时给它喷水，直到长成可以移栽的样子；另一种方式是在自家院坝周围，挖一小块地，将谷种撒在地里，然后用塑料和竹条搭建一个简易的帐篷，按时浇水，直到长到可以移栽的季节。播种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听爷爷讲，播种之后，要考虑土壤的湿度，要考虑帐篷里面的温度，要考虑是否有杂草或者病毒害虫的入侵。所以，爷爷每天都会在播种的地方转上好几圈，因为他知道，这一批谷种承载着这一家人一年的温饱。

插秧时节，爷爷和父亲的身影绝大部分时间都出现在田坎上，父亲将长势不错的秧苗从地里或者“巴寨子”上取出，然后用去年收割后的稻草扎成一捆一捆的，用羊角扁担挑到田坎上，然后错落有致地扔到水田里面，水田里的水随着扔秧苗的反作用力溅到田坎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如珍珠般闪闪发光。也正是因为水将田坎打湿的缘故，父亲来来回回的脚板印也扎扎实实地留在了田坎上。父亲扔完秧苗后，在水田里早已卷起裤脚的爷爷便开始插秧，他首先轻轻解开事先扎好的稻草，然后把秧苗分成两部分，左手握住秧苗，右手从左手里面一根一根取出秧苗，凭借着多年插秧的经验，目测每株秧苗之间的距离，然后插入泥土之中，记忆中，爷爷所插的秧田，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像用尺子比着插似的，整整齐齐。

## 惊鳞二跃

半，有电话响于兜，乃腾一手摸摸。鱼振身击尾，脱手，直跃槽中，倏尔入窟。余惊而挠之，仅触鳞尾。持钳探寻，不见踪迹；放水冲灌，无甚响动。惶然直立，怅然所失。妻儿循声而至，嘻而笑之，心下憾之。

鱼之狡耶，焉知锅镬之险？求生甚

耶，万物使然。口福之遇，得之于十里之畔，失之于槽厕之间，缘耶。

另一日，桶坐于岸，垂钓溪头。桶中数鱼，撞跃有声。桶盖开一孔，宽十数厘，利持鱼以蓄。余久坐腰酸，直身以解倦。恰是时，但见鳞光一闪，一锦鲤从桶洞中飞跃，流光溢金，落于跟前，又弹纵

因潮湿而生芽。我清楚地记得，老家的院坝是用水泥铺成的，爷爷将稻子一挑一挑运回家之后，会将稻子平铺在院坝里，然后将稻子来回翻转，让所有稻子都可以接受阳光的直照。过不了几天，稻子就会被晒干，这个时候爷爷就会用之前施肥之后保留下来的口袋将稻子一袋一袋装好，在院坝边的棕树上砍下一些棕叶，将口袋扎严实，然后放在堂屋的一角。

按理说稻子收割之后，爷爷去田坎的次数会少很多，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某个清晨我也会早起，看到水田里有人影，仔细一看，正是爷爷在田里将晒干的稻草一捆一捆扎起来，然后在田中央打一个木桩，将这些稻草绕着木桩一层一层叠起来，精致得堪比设计师设计的帐篷。

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爷爷的体力再也支撑不了他用肩扛用肩挑，他曾经的勤劳和朴实都在父亲的身上得以传承，父亲在田坎上的每一个脚印和在水田里的每一次弯腰都和爷爷当初极为相似。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变，家乡的那几方水田早已杂草丛生，我没有再向爷爷和父亲那样忙碌在田坎上，但是我想，爷爷和父亲所表现出来的勤劳、细心、节俭的优良品格是我需要用这一生去理解和继承的。当某个时刻，我再次回到故乡，行走在那段田坎上的时候，我想，我一定会看到当年爷爷和父亲印在田坎上的勤劳和艰辛！

数次，径入溪中。余瞠目结舌，待回神措手，已是不及，不禁抱腕顿足，叹息不已。惊鳞二跃，一死一生，时也，境也。然万灵置死地而后生，大智勇耶！余二度得鳞而复失，终知百密一疏，谋事做人当慎之又慎。又悟得失终有道，当遣怀也，忘怀也。